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賜遺表均節制書籍錄存和使檢湖北制國盛地立齊新羅國等一帝聖蕭洪朝

宋紀一百四十

起疆開大淵獻正月盡著  
雍困表十二月凡二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正月甲辰詔廷尉大理官毋以獄

情白宰執探刺旨意爲重輕 庚戌置三省戶房國用

司初以國用匱乏罷江州屯駐軍馬至是復留之 壬

子金主服兗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大赦 癸丑

何逢原除金部郎官帝曰儒者不肖畱意金穀可諭何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四十

逢原合留意職事 庚申金以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喀

齊喀

舊倫徒單  
合喜今改

爲樞密副使 度支郎唐瑑言自紹興

三十一年印造會子止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至乾道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尙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緣諸路綱運依近降指揮竝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在外會子壅滯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輻湊四集所以六務支取權併喧闐今請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

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接續給降癸亥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因致民旅未便今措置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諭曰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較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以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著爲令帝謂輔臣曰蔣芾理會財用已見根源初蔣芾因謝新除畱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啟

揀汰二千人戚方揀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于內添之于外亦未見其益旣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格則是添六千人耗蠹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俟財用稍足可遂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帝以爲然故有此諭知閣門事龍大淵權知閣門曾覲竊弄事權屢致人言帝不省一日起居舍人洪邁過陳俊卿曰聞鄭國將除

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大淵覘告俊卿卽以語葉容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於帝前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人實預聞乎抑密揣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威福也帝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斥逐癸酉出大淵爲江東總管覲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帝曰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不必知樂知樂者不必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罷成都潭州路轉運司輪年銓試以其事付制置司 辛巳以端

明殿學士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壬午起居舍人洪邁  
言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于几閣多有常程細故  
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使中書之務不澄無甚於此  
帝曰朕嘗見通鑑載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繁於簿  
書日不暇給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又  
諭葉容曰可進武臣薦舉兵將官冊朕欲用知其人容  
曰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卿曰陛下曾記王存  
否其人似尙可用帝曰朕識之龐彘之人老矣智力皆  
無所用也 乙酉以武經龜鑑孫子賜鎮江都統戚方  
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金尚書右

丞蘇侁衡以疾求退金主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俟病間視事庚寅侁衡卒金主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時已起復參知政事石琚丙申以琚爲尙書右丞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北人聚糧增戍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帝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鄉等見文字否魏杞言淮東之備宜先措置清河楚州高郵庶可遏敵糧道帝曰若守定高郵不放過糧船則敵不能畱淮上自當引去 三月庚子宰臣葉容請抽回江州兵馬帝曰此豈得已近來招兵



練兵皆易惟養兵最難它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客又  
言陳敏知地理且有志立功帝曰陳敏守高郵甚善別  
選步帥亦難得人 丁巳詔四川宣撫司創招千人置  
司所在屯駐 壬戌秀王夫人張氏薨帝所生母也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攷愚宋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金史書之

癸酉

爲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

五百八十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場右軍統制張平  
入對帝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仇與賞  
有罪者雖親與罰 丁丑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吳璘  
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璘病

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  
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淡喜大節略  
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卒樂爲之用  
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者故所向多捷  
自吳玠死璘爲大將守蜀捍敵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  
之重威名亞于玠其選諸將多以功有告以薦材者璘  
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過人宿將之心息矣故所用後多知名 壬辰金  
御史大夫李石拜司徒兼太子太師御史大夫如故賜  
第一區 五月丙午金大興獄空詔賜錢三百貫爲宴

樂之用以勞之 戊申葉容言近日州官被論有陰遣  
家屬納短卷於臺諫以相挾制者陳俊卿曰近來此風  
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帝曰此  
風誠不可長 庚申命四川制置使汪應辰主管宣撫  
司事移司利州 修揚州城 辛酉王炎言近來士大  
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  
皆紛然以爲不宜帝曰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魯徐庶  
言通世務者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它不足  
卹 壬戌大減三衙官屬 是月振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哲宗寶訓 六

月己巳命汪應辰權節制利州路屯駐御前軍馬 辛  
未復分利州東西路爲二 癸酉帝曰朕欲依祖宗故  
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  
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爲虛文今後竝依祖宗典故  
金主命地衣有龍文者罷之 判度支趙不敵言將帥  
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  
墮未見精雄帝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 甲戌以虞  
允文爲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代吳璘也帝謂允  
文曰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宜親臨  
無效張浚迂濶旋復命以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

帝親書九事戒之允文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爲忠義而州縣全不加郵分占白直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乞差皇甫侗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于農隙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 己丑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辛卯皇后夏氏崩諡安恭 秋七月己亥立薦舉改官格 壬寅以皇太子疾減雜囚釋流以下乙巳皇太子愔薨諡莊文 戊申金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

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  
論之村墮之間人戶彫疎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  
耕猶不徧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于期限且冀  
有厚賞不免監鋼係長抑勒田鄰乞寬以一年之限戒  
約州縣不得抑勒從之 癸丑諫議大夫陳良祐言民  
間傳遺事多是兩岐爲備雖不得已要不可招敵人之  
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爲無益帝曰爲備如何無  
益良祐曰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爲敵人築也  
今進二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恐便成釁隙帝曰若臨  
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曰今日爲備之要無過

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善士帝曰然 甲寅帝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恐推選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言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朝廷但當稍應付之而已 閏七月丙寅朔帝諭曰朕

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它

日統帥亦使主帥有顧忌不敢專擅

按異宋史倫辛未今從全文

戊辰金進封越王永中爲許王鄭王永功爲隨王封永

成爲瀋王

甲戌金命秘書監伊喇

舊倫移刺今改

子敬經略

北邊

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帝曰郭剛之除聞鎮

江軍中甚喜葉容曰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帝

諭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立法度以貽後人愴後世子孫不能保守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蔣芾曰臣嘗記元祐間李常寧廷試策云天下至太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帝曰誠爲名言芾曰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爲意則馴至敗壞故人主每自警戒常恐一念之失帝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爲可惜也 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糶浩瀚而本錢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于私販一也綱運



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徒其權稱之減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民大半會私鹽故官糶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寘于驛壆私販猾吏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敷賣官會鹽與夫偕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冊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敷賣之數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卻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敷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倫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

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況閩中  
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輿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  
不可行也宜講究利害以革前弊從之 癸巳劉珙自  
湖南召還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  
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以蔽其四  
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道  
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  
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

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  
一也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  
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旣乏糶  
錢將何置場收糴倘有已革網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  
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帝嘉納尋以珙爲  
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于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  
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  
其必將竦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于是而已蓋  
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動於

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  
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  
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則雖事物之來千變  
萬化而在我常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  
以是告高帝者帝亟稱善 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  
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言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  
帝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方  
者以警其餘卽詔罷方八月丁酉以內侍陳瑤李宗回  
付大理究其賄狀瑤決配循州宗回除名編管筠州方  
安置潭州于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

有違戾必罰無赦帝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且欲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畱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言今但遴選主帥則宿弊當自革矣帝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豈得精擇旣已委之則當信任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聽之今檢柅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乎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

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  
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況不得人  
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帝罷抹不遣 癸  
丑金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赫舍哩良弼進太宗實錄  
甲寅葉衡等以久雨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令大官  
早晚竝進素膳戊午慮囚 己未金主如大房山 壬  
戌以知建康府史正志兼沿江水軍制置使自鹽官至  
鄂州沿江南北及沿海十五州水軍悉隸之 金主致  
祭於睿陵 九月乙丑朔金主還宮 己巳金右三部  
檢法官韓贊以捕蝗受賂除名詔吏人但犯賊罪雖會

赦非特旨不敘 丁丑劉珙進讀三朝實訓至太宗謂  
太祖實錄或云多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難蘇  
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爲人怯  
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帝曰善惡無遺史臣之  
職珙曰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學識安  
得怯懦疑忌帝曰史官要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庚  
辰金地震 乙酉金主出獵庚寅次保州詔修起居注  
王天祺察訪所過州縣官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  
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村  
墮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歲偶

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許名曰伏熟重爲民困望詔  
守臣選差練曉清強官公心考覈申飭鹽司嚴行按舉  
所差官污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之 是秋以  
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賑濟陳良翰言昨立住  
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生聚不爲無益辛巳春適事旣  
佗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備則五  
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  
減價佗三百千展限已二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  
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  
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



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  
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爲害豈淺  
哉 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琪奏也 冬十月乙未朔  
金主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  
之此甚無謂可諭仍舊居止 壬寅帝曰昨日有從官  
奏云遶事規舉未定葉容言臣等日夕講究且徐措置  
帝曰維揚築城已畢夏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略陳  
俊卿言淮上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  
宜易之帝然之 戊戌修真州城 戊申金主還都  
丁巳金以孟浩參知政事金主謂宰臣曰近聞蠡州同

知伊喇延壽在官汙濫問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後如此局分勿授臨民職任 辛酉金主敕有司于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爲儲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伴乃罷之 十一月乙丑朔金主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考察善惡明加黜陟 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金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請權用樂者俊卿言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

誠得展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失帝可其奏且曰進  
御酒亦毋用樂惟于使人乃用之議者不快俊卿又言  
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然竊謂夏當先令律伴以  
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于禮爲盡而彼亦  
無詞不可違自失禮以徇之蔣芾猶守前說俊卿曰彼  
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  
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  
尤不可不畱聖慮帝嘉納 己巳詔拔士大夫因循苟  
且誕謾奔競之弊 癸酉葉容魏杞并罷以郊祀雷災  
故也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琪同知樞密院俊卿言于

帝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于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于其當務之急帝許之旣而審察吏部所蒞知縣有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 丁丑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帝顧輔臣議恢復劉琪曰復仇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廷臣或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安用十年琪曰高光身起匹夫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宗社之

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  
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宣王之事見于詩者始則側  
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於其終  
能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  
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帝淡然之 丁亥金樞密副

使圖克坦喀齊喀罷爲東京留守同判太宗正事完顏

默音

舊倫謀  
衍今改

出爲北京留守殿前右衛將軍富察通爲

肇州防禦使 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 戊戌金圖

克坦喀齊喀等朝鮮金主御便殿賜喀齊喀及默音以  
衣帶佩刀慰之曰卿等年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亦賜

富察通以金帶諭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嘗戒嗣暉曰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兩虧忠節卿宜戒之 甲辰金以北京畱守完顏思敬爲平章政事 乙巳置豐儲倉增印會子 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藝高身強爲上藝高身弱爲中餘皆爲下隗一月置冊申樞密院 是歲定薦舉改官人額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爲額 金斷死囚二十人

乾道四年

金大定八年

春正月乙丑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

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卽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  
慎無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  
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 戊辰籍荆  
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主客  
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  
及除官戶竝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  
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餘  
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紬絹布四萬餘匹今纔歲  
費一萬四千石錢二萬緡獲此一軍之助利害豈不較  
然易見 辛未金主謂祕書監伊喇子敬等曰魯唐虞

之時未有華飾漢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  
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  
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飲酒亦未嘗至醉  
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  
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壬午奪秦墳秦  
堪郊祀恩蔭 壬辰提舉太平興國宮葉容奉諡正簡  
容爲人清介有守仕至宰相居處不改其初 二月甲  
午朔詔福建路建劔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騷擾民  
戶可將本路鈔鹽盡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  
十二萬貫竝蠲免御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竝將椿



留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爲名依前科敷騷擾初臣僚極言鹽法之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詳察以聞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入對帝曰前日觀卿所奏鹽事已盡謂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謂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未能如朕志耳又言四川有鈔鹽綱有歲計鹽綱鈔鹽綱者爲抱納鈔鹽錢窠名歲計鹽綱者每斤除分隸增鹽錢鹽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錢卽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鹽窠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賣一色歲計綱須今置場出賣不得科抑於民

金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 戊戌置和州鑄錢監

己亥以參知政事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以觀文殿大學士史浩

爲四川制置使浩辭不行 庚子詔蔣芾常朝贊拜不

名芾辭許之 乙巳賜王炎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癸

丑五星皆見 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 己巳以職官

子補令史 庚午以敷文閣待制晁公武爲四川安撫

制置使 夏四月丙午金主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

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 己亥置郫

州轉般倉 癸卯賑綿漢等州饑尋以饒信及建寧府

等州饑遣司農寺丞馬希言同提舉常平官賑濟 戊  
申金主擊毬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下爲天下主  
繫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圍獵擊毬宜悉罷之金主曰朕  
以示習武耳 甲寅蔣苜等上欽宗實錄 丙辰禮部  
員外郎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  
四年一百八卷 戊午詔販牛過淮者論如典販軍需  
之罪 五月壬戌朔詔常平官歲按倉儲時崇安縣饑  
值浦城盜發人情震恐朱熹請於府貸粟六百斛籍戶  
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於官知府王  
淮俾畱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甲子金

主命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勿用黃金 乙丑金主

如涼陘 甲申諡趙鼎曰忠簡 夏國相任得敬專政

欲謀亂是月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

允文報以蠟書致黑宋史孝宗紀倫任敬德今據夏國傳及金史倫得敬又夏國傳繫於乾道

三年五月今從本 六月甲午詔諸路漕司今後水旱

紀倫四年五月 須以實聞州縣隱蔽者竝寘于法 辛亥判度支趙不

敵言方今一歲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

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調減

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然賦入之科

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

名猥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

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  
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椿倉部則專糴本  
催理雖散于五司悉經於度支稽之古人量入爲出之  
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哉臣因置  
爲都籍會稽窠名總爲揭貼事雖方行簿書草具而條  
目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望付之本曹自茲爲始歲一易  
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遵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  
無所容姦從之 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  
而按司不卽按劾卻因它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  
臣不按知縣亦如之 是月金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

秋七月壬戌以劉琪兼參知政事 臣僚言臨安府  
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爲遺裝聲音亂雅好爲  
北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復見中朝之制  
度者三四十年卻不可得而東南之民乃反效於異方  
之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爲羣吹鷓  
鴒撥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  
不可不懲詔禁之 詔諸路運司行下所屬各選清強  
官親驗災傷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  
并所差不當官司竝重佗行遣 親錄繫囚先是詔以  
疎決竝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

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  
兼知樞密院事言於帝曰臣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  
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爲之  
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  
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  
列卽時繳奏或次日面納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俊  
卿每勸帝親忠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  
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日召三五人從容  
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帝嘉俊  
卿之言多所聽從政事復歸中書矣 甲子金制盜羣

牧馬者死者給錢三百貫 龍大淵既死帝憐曾觀  
詔召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曰自  
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欲召還恐大失  
天下望臣願先罷去遂止不召 戊辰金主謂平章政  
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  
外卽令體訪廉能之吏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  
名以聞 戊寅贈王悅官悅知衢州死之日百姓巷哭  
卽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振原野  
悅愷悌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乏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



不至失所自五月關雨悅竭誠祈禱早晚一粥凡月餘  
題壁間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  
奉詔贈直龍圖閣仍宣付史館 金主秋獵己卯次三  
义口金主諭點檢司曰沿途禾稼甚佳其扈從人稍有  
蹂踐則當汝罪 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  
因軍須額外創添賦入請漸次裁減以寬民力帝曰朕  
未嘗妄用一毫以爲百姓病又諭漢宣帝時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帝曰宣中興只此數語今吏不稱職所以民  
未受實惠 乙未頒祈雨雪之法於諸路 癸丑知溫  
州胡興可以支常平錢五百貫并係省錢五百貫賑濟

被水人戶自劾帝曰國家積常平米改爲此也可放罪  
乙卯金主還都 是月行乾道歷初以統元紀元歷  
與劉孝榮所獻新歷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  
參照新舊行用尋以禮部侍郎程大昌言新除歷官互  
有異同而新歷比舊歷則爲稍密遂詔太史局施行新  
歷以乾道歷爲名未幾禮部員外郎李燾言歷久必差  
自當改法統元歷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歷  
家皆以爲雖名統元其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  
歷術精微莫如大衍大衍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  
學庸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歷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

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珙要言至論也舊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比舊稍密爾厥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歷不可不重也謹按仁宗用崇天歷自天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歷家言歷不效詔以唐人歷及本朝四歷參定歷家皆以景福爲密遂欲改歷而劉義叟獨謂崇天歷頒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脗合辰刻辰刻或有遲

速未必獨是歷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歷義叟  
歷學爲本朝第一歐陽修司馬允輩皆遵承之崇天歷  
旣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歷後三年  
課熙寧三年七月月會不效又詔復用崇天歷崇天歷  
復用至熙寧八年始夏用奉元歷奉元歷議沈括實主  
之明年正月月會奉元歷遽不效詔問修歷人姓名括  
具奏辨故歷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解不浚許其知歷  
也然後知義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  
不亦至言要論乎請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天明天之  
興廢申飭歷官加意精思勿執今是舊非能者熟復討

論夏造密度使與天合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詔求訪精通歷書之人 九月辛酉金主諭右丞石琚參知政事孟浩曰聞蔚州采地輩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 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論科舉等事帝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倘入科場必壞政事 癸酉金主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避忌也以魏子平參知政事 甲戌戶部郎官曾逮言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

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  
能此不可不辨帝然之 辛巳金主謂御史大夫李石  
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  
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  
善惡以聞將軍大磐訪求良弓而磐多自取護衛洛索  
舊作婁以告金主命點檢司鞠磐磐妹爲宮中寶林磐  
室今改屬內侍言之寶林寶林以聞金主杖內侍百出磐爲隴  
州防禦使 癸未權發遣衢州劉風入對論朝廷不當  
顯以才取人帝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  
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 冬十月己

丑朔金以戒諭百官貪墨詔中外 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帝曰人心易息鮮克有終當以爲戒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皆不出此 乙未金命涿州刺史兼提點山陵每以朔望致祭朔則用素望則用肉仍以明年正月爲始又命圖畫功臣於太祖殿其未立碑者立之金主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書之孟浩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庚子蔣芾起復左僕射

陳俊卿右僕射芾旋辭乞終喪詔許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壘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帝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帝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帝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于帝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曰若爾卽琪爲詐傳聖旨非小利害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奏曰王琪妄傳聖旨移檄過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



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何所不爲也按律文詐爲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宰相多不與聞有張方者因事發覺俊卿乃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竝須奏審方得施行至是因琪事復以爲言帝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又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爲之耳卽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官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一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

至賅素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聞及此踰月又因  
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  
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  
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得申審豈不畱滯而又  
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發兵則  
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爲  
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  
備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于  
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  
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

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大罪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體察翌日面奏帝色甚溫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先是劉珙進對語切忤帝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卽藏去密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卽位以來容納謙諍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帝色悔久之又言珙

正直有才略有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畱之帝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乃以珙爲江西安撫使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畱之罪帝手扎畱之俊卿請益堅帝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帝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十二月戊子朔金遣武定軍節度使伊喇按招諭準布

舊作阻  
誤今改

先是諸司薦建寧布衣魏揆之召赴行在甲

辰入對帝曰治道以何者爲要揆之言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揆之議論可采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

將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揆之先事白  
宰相曰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  
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  
爲大請言於帝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  
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尤當使  
之通習世務以備效用揆之敢直言每抗疏盡言以諫  
至三四帝皆不見省遂移書杜門以書咨責宰相語尤  
切因以迎親告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揆之少有志  
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  
不合以歸尋以病卒先是福建諸司薦興化軍仙游林

豕行義召不至諸司又薦豕行義授迪功郎添差本軍  
教授 甲戌調廣德軍月椿錢 湖廣總司申江鄂荆  
襄諸處軍馬歲約用凡百八萬四千餘貫 四川宣撫  
使虞允文奏興洋之間紹興初義士係籍者以七萬計  
今所籍興元洋州大安軍共二萬三千人有奇其金房  
等州雖未申到約亦可得三萬人則西師之勢壯矣歲  
可免六七百萬之費而獲四五萬人之用其爲利便甚  
明 有以四明銀鑛獻者帝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  
卽禁中鍛之陳俊卿曰陛下畱神庶務克勤小物然不  
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士有以

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澆役民愈  
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  
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  
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  
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擾民矣 西遼承天

太后布沙堪

舊倫善速  
完今改

與都爾本

舊倫朶魯  
不今改

弟博果濟

薩里

舊倫朴古只  
沙里今改

通出都爾本爲東平王而殺之都爾

本之父額哩喇以兵問罪殺布沙堪及博果濟薩里迎

仁宗次子珠勒呼

舊倫直魯  
古今改

立之改元天禧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紀一百四十一 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上章 攝提格七月凡一年有奇

宋紀一百四十一

起屠維赤奮若正月盡上章 攝提格七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乾道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暉

祕書監伊喇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會羊二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會輒思貧民饑餒猶在己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爲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



事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 庚午金  
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甲戌新知無爲軍徐  
子實陳屯田利害帝以其言可采遂除大理正措置兩  
淮屯田官 是月金命都水監梁肅往視決河河南統  
軍使宗敘上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  
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兩州本以水利爲生所害  
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卒難成功縱  
能塞之作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  
也況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  
搆爲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障塞

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猛漲南決則害于南京北

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于李固南築隄使兩河

分流以殺水勢金主從之

欽定金史宗敘梁肅傳  
不棄年今從河渠志

二

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海盜賊先

是海州人時旺聚眾數千來請命旺尋爲金人所獲其

徒渡淮而南者甚眾故命滋彈壓之。戊戌贈張浚太

師諡忠獻。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

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簽書

樞密院事。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辛亥中書舍人

汪涓言中書舍人於制赦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

所以駁正中書違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以來間有駁正或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是中書門下混而爲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壬子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書讀者毋輒行給舍駁正毋連銜同奏 甲寅金詔女直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止就女直理問 三月丁巳朔詔趣修廬和二州城丁卯金命御史中丞伊喇道廉問山東河南尚書省議網捕走獸抵徒罪石琚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恐非陛下意金主曰然自今有犯可杖而釋之 辛未金禁民間稱言銷金條理內舊有者

改倫明金字 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陳俊卿  
薦其才堪將相故也以王炎代爲宣撫使仍參知政事  
丙子賜禮部進士鄭僑等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以大明路諸明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  
價糶之 壬午賜洛陽郭雍號冲晦處士以湖北帥張  
孝祥薦其賢召而不至也 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  
帝曰到任應有事與郭振同演議淮甸義兵可依時教  
閱不可久勞有妨種畊如修城竣工可同往逐州軍按  
閱廂禁軍或見淮甸有興利事卽以聞 癸未臣僚言  
國家置武學耆士皆月書季考以倫成之而武臣登第

止許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壓猥多差遣難得  
後雖許通注沿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惡去處多不願  
受是故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伦  
成之意請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  
藝絕倫可爲將佐者許侍從薦舉卽賜召對量材擢用  
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庶幾有以激  
勸詔令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 夏四月己丑  
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士時競求聲譽以  
取爵位亦旣顯達卽徇然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宜  
諭百官使知朕意 辛卯議者言楚州係極邊重地路

當衝要州東地名鳧魚灣北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  
宜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其地置廨舍警察奸盜  
元管海船二百餘集搬運海州軍糧間按之類甚爲濟  
用其射陽湖通濟地分濶遠闕官拘轄宜劾置使臣二  
員專充管轄海船譏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令從之  
壬辰以梁克家兼參知政事 癸巳金遣使分詣河北  
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農 庚戌修襄陽府城  
辛亥賑衝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癸亥刑部侍郎汪  
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願兼耆長者聽故數十年來  
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充蓋保正一鄉之豪官吏有

須可以仰給故樂於竝緣以爲已利凡有差募互相對  
糾請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  
條具來上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爲定制從之 戊辰  
金尚書奏越王永中隨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  
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夏植恐勞人而止  
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夏欲百姓爾  
等但以例爲請海陵橫役無度可盡爲例耶自今在都  
浮役久爲例者仍舊餘竝官給備直重者奏聞 詔後  
省官置言事籍看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  
上 是月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

卿持不可帝然之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佗情重奏  
裁 六月金冀州張和等謀反伏誅 戊戌帝御便殿  
初帝御弧矢以弦激致目眚至是始愈陳俊卿密疏曰  
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  
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臣聞自咎人主處富  
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游畋聲色車  
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  
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  
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  
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



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諫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正君之過于未形唐太宗膺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游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于外今誅將及身而後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于用武而激射

之虞銜槩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  
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之仁愛陛下示以  
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思之  
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  
矣豈不爲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  
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  
皇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厲行一以太祖爲法  
則盛德光輝將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  
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帝面諭曰卿言可謂  
憂朕前此時爲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帝

大喜之詔輔臣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當戒

金主以久旱命宮中毋用扇庚子雨 巳酉以虞允文

爲樞密使 是月賜孔璨官宣聖四十九世孫也 秋

七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采珠 乙丑以福建副總管

曾覲爲浙東總管覲垂滿陳俊卿悉其入預請以浙東

總管處之虞允文亦言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遂

有是命 丙寅宰執請以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編

修官擇其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

從置簿錄上以備他日采擇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巳丑以陳俊卿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爲右僕射並

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獎廉  
選抑奔競允文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號材館錄  
故所用多得人 乙未中書門下省言寺判丞簿學官  
大理寺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用  
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雜賢否混  
淆何以清流品何以厚風俗望特降指揮令職事官須  
見闕方得除人其已差人卻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請  
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正通判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  
處之佗時職事官有闕卻從朝廷於曾差下人內選擇  
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從之 九

月甲寅朔金罷皇太子月料歲給銀五萬貫金主謂臺臣曰比聞朝官內有攬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金主曰朕尚知之汝有不知者朕若舉行汝將安用 丁巳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監司近來多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請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等乞覓騷擾當寘重典 己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帝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朕期卿徧行諸州察守令臧否民情覓

抑悉以聞 壬戌金主秋獵 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  
欽宗配饗功臣 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  
計辦集而不恤縣之匱乏以致橫斂及民帝曰甚不體  
朕寬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  
以次第爲之機又曰諸處有羨餘之獻皆移東易西以  
求恩倖帝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卻  
之 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特與  
放罪差主帥擢置日下盡行除勒其軍校有因教閱損  
壞軍器官爲修補軍身務令飽不得多斂錢米卻行減  
尅倍差軍兵戰馬多破白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

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須軍政整肅諸處送到官員月  
給弁廳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措斂減尅陪填贏落以爲  
私用竝計贓論罪私俗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戾統制  
統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重寘典憲主帥失於糾  
舉亦重佗行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藉主  
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  
私意恣爲不公有害軍政遂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  
有是詔 命准西安撫司參議官許子中措置淮西山  
水砦招集歸正人墾官田 是月復監司選本貫法  
是秋令監司帥臣臧否守令 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

惟祀帝于郊在國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丘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竝卽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禮部侍郎鄭闓等言國初沿襲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丘謂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圓丘也惟是明堂當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博士趙敷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



又寓于齋宮端誠殿竊見今郊丘之隅有淨明寺請遇  
明堂親饗則遵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  
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庶合  
明堂之義從之 冬十月丁亥金主還都 戊子賑溫

台二州被水貧民以守臣不上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  
司各降一官 庚子臣僚言陛下臨御之初約束州縣  
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年以來所收增多  
逮朝廷拋降和糴卻以出剩之數虛佗糴到所得價錢  
盡資妄用乞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 辛丑

金以尚書右丞相赫舍哩舊佗斡石良弼爲左丞相樞

烈今改

密使赫舍哩志寧爲右丞相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  
爲令 丙午金大享於太廟 辛亥金以平章政事完  
顏思敬爲樞密使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  
名神勁軍 甲寅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機論司  
馬亮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以才勝德之辨願陛下  
察之帝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所未盡漢高祖  
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蓋  
得此道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 已  
未林機言本朝慶歷三年歐陽修建言臣僚奏事退令  
少留殿門候修注官出面錄聖語至七年王贇始請只

令備錄闕報遂爲定制是以仁宗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爲詳悉由史官得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爲報伏覲在京通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于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敕應記注事不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請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庶幾得以大書特書乖信萬世詔檢見行條法申行 金以尚書左丞完顏守道爲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爲左丞參知政事孟浩爲右丞金主問宰臣曰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爲民直言無

忌者今何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金主  
曰宜盡心采擢之 壬戌金主冬獵 以明州定海縣  
水軍爲御前水軍 辛未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  
朝廷命令當謹之于造命之初帝曰三代盛時如此卿  
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壬  
申復成閔慶遠軍節度使鎮江諸軍都統制 丙子金  
主還都 十二月丙戌金賑臨潢秦州山東東路河北  
東路諸明安民 金以東京畱守圖克坦喀齊喀舊名徒單  
合喜今改爲平章政事喀齊哈奏睿宗收復陝西功數事金  
主嘉納藏之祕府喀齊喀之從子子溫爲安化軍節度

使賊濫不法御史大夫李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  
殿立俟良久既退宰相或問石奏事何久石正色曰正  
爲天下姦污未盡除爾聞者悚然 丁酉復李顯忠威  
武軍節度使 甲辰祕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見  
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李昉等同修而沈倫  
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眞宗謂倫所修事多漏略  
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  
視前錄爲稍詳而眞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  
趙安仁等同修王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于  
至道再修于大中祥符九年神宗實錄二次重修哲宗

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則與太祖  
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又輒以私意變亂  
是非故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其誣謗雖辨白而漏  
略因在然猶愈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  
特甚近詔修四朝正史夫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倘差  
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請用太祖太宗故事  
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並不別置私局只委史院官取  
前所修實錄仔細看詳是則存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  
誤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趣成又言臣近進續資  
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

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助  
成正史 乙巳復置成都路廣惠倉 丙午金制職官  
犯公罪在京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是日張栻新除  
嚴州入見上言欲復中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  
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  
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  
而已苟中原之人聞吾君愛憐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  
樂如此則其歸孰禦帝曰誠當如此況中原之人本吾  
赤子必襁負其子而至矣栻又言今日譏謾之風不可  
長至如遺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不然豈不誤陛下倚

任帝曰若誕設必至誤國事杖又言先聽其言御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杖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爲請詔減其半降會子二十萬貫付兩淮漕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竝以鐵錢及會子行使金司徒御史大夫李石司憲既久年寢高御史臺奏事有在制前斷定乞依新條改斷者金主曰若在制前者豈可改也金主御香閣召中丞伊喇道謂之曰李石老矣汝等宜盡心向所奏事甚不當豈涉於私乎佗日又謂石曰卿近累奏皆常事臣下善惡邪正無語及之卿年老矣不能久居此若能舉一二善士亦不負此職



也

乾道六年

金大定十年

春正月癸丑雅州沙平蠻寇逼焚礪

門砦四川制置使晁公武調兵討之失利

乙卯修楚

州城朝議欲戍清河口左驍衛上將軍陳敏言金兵每  
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宜修楚州城池葺  
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  
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  
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  
運河無緣自達晉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鵝河通  
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

爲兩淮司命願朝廷留意遂使鞞城之而移守焉 禮  
部侍郎致仕黃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中言比年  
以來言和者忘不其載天之讐固非久安之道言戰者  
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  
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皆聽納  
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  
梓宮罷天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佺樂事中去踰  
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  
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遺  
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

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  
將何以責天下臣子之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卽  
乞告老且陳十要道之說以獻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  
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  
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  
言路者防壅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  
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  
也痛懲臧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略  
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 甲  
子詔眞州六合縣大火統制官錢卓救撲不力降三官

金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 乙丑增築豐儲倉 甲

戊金以司徒御史大夫李石爲太尉尚書令

攷異李石傳

今從本紀

詔曰太后弟惟卿一人故令領尚書事軍國

大事議其可否細事不煩卿也進封平原郡王 丙子

建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

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隊帶甲不堪披帶人且令依

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

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

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請將

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臯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

和州界屯田竝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罷和州屯田 二月辛卯四川宣撫使王炎遣人約沙平蠻歸部稍捐過稅與之 金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旣以賊濫爲李石所劾甲午伏誅竝誅其副使老君努 戊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衛以後皆是親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 曾覲除浙東總管月餘帝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爲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名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閭門吏趣覲朝辭覲怏怏而去

政異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覲

除浙東總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  
十一月十六日覲副注仲嘉使金賀正旦六年二月庚戌  
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仲嘉大猷字也宋史本紀  
作二月庚戌以會覲爲福州觀察使蓋誤今從雜紀

是月詔均役隄田略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  
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隄田抑游手務農桑凡  
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深思熟計爲朕任此而力行之  
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畱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口  
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指  
揮比較如有增羨方與理賞或恐將別色應數請立定  
歲額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  
貫收趁及額方得推賞 乙卯省諸司吏員 司馬伋

等賀生辰至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射彼等中五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爲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卧而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 丁巳起復王抃知閤門事專一措置三衛揀選官兵 戊午金以河南統軍使宗敘爲參知政事 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罷四川制置使歸宣撫司 庚午金主謂宗敘曰卿昨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非細卿旣參朝政皆當草弊擇利行之又論

左丞相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卿等  
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戊  
寅以知紹興府史浩爲校檢太傅保寧軍節度使 己  
卯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戶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  
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三百萬貫  
均輸和糴之用 夏四月辛巳朔罷鑄錢司以其事歸  
轉運使 以敷文閣直學士張震知成都府充本路安  
撫使 乙未校書郎劉焯奏蜀中毀錢以爲銅乃欲摧  
其銅以鑄錢帝問蜀中可出銅否焯曰蜀中銅山但有  
名耳祖宗時嘗推有銅額不過三百餘斤帝曰所出只



如此焯曰沈該佗相建議令摧銅山之時王之望爲替  
選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但科敷民間以應朝廷  
之令而已帝曰如此可罷之焯又論崇觀以後政事多  
不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曰水利曰官田曰水  
選曰開邊帝曰此皆崇觀創爲之與焯曰崇觀以紹述  
爲名小人乘時獻言多取夏張帝曰言者固迎合聽之  
亦未審焯又言治平以來君子小人之消長帝曰朕念  
治平以前海內無事自王安石變法章惇蔡卞繼之至  
靖康間大臣尤庸繆以至敗亂焯曰君子消盡小人雖  
退不免用庸人帝曰朕以爲戒嘗誦古語云不察察以

爲明不穆穆以爲恭能不使小人迎合斯可矣 戊戌  
吏部尚書汪應辰罷應辰正直多言立朝務草弊政多  
不喜之者內侍尤側目先是應辰舉李廬應制科有旨  
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廬詞業未經後省評奏且獨  
試非故事陳俊卿言元祐中嘗有獨試機蓋爲人所使  
耳詔俊卿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議以是沮應辰  
者於是機元之竝罷時上皇方鑿石池以水鍤泛金鳧  
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鍤正乏此買之汪尚書  
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  
鍤耶會應辰三上疏論發運司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鍤

實非買之應辰家也

攷異文忠集有平江謝上表不言

自蜀召還為天官兼學士卿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  
夕伺問一日丙宿召對天顏甚喜曰欲與卿款語方命  
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時德壽宮建  
房廊於市屋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闕輒題德壽宮字  
下至委巷廁澗皆然汪以爲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  
極言之且謂陛下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問架之  
利爲聖孝之累不薄於奉親而使之規規然營問架之  
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切至不欲使  
陛下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擇奏畢請退上領之復  
坐自是眷頗衰此卽孝宗所云言建房廊與民爭利之  
事也野語又云德壽宮市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作日  
上詣宮言其故太上曰比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  
家物也上還卽詔應辰與郡此卽買水銀之事傳者互  
異其爲內侍中傷則一也全文以  
爲與右相議不合而去悉非事實

秋成日依淮西路一體教閱時陳俊卿建議揚州和州

詔准東萬弩手候

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  
護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時聚而教之沿江諸  
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  
戰所募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又言於帝  
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此策可守邊面可壯軍勢  
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夫天下之事欲  
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自不至大  
擾矣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眾論所持俊卿  
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  
禮凡所須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

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之於平民並不支還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賊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數十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買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嗟爲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從之 已卯金主如柳河川 已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太上皇玉牒 辛酉校書郎蕭國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蓋用之者多不止爲征伐也帝曰不獨武帝爲然自

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佗無所爲止得節儉又論鹽鐵商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帝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多爲之法帝曰祖宗茶法已盡善誠不必更變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帝曰廣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夫乃以入南爲憚南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言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侵擾廣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賞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帝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卷之三十一 三

以庸豈可未見效便賞言者茂良曰下言帝不時敷同  
日奏罔功蓋恐反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舜耳帝曰然

庚午戶部言已奉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  
頗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

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理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  
罷庶幾少寬商賈詔從之 癸酉新知泉州胡銓進對

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于雉禮不可以已之  
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

帝曰朕憶曾與卿言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  
京宮觀兼侍講 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賴薦紳大

夫明憲度總方略率佗興事以規恢遠圖屬者訓告在位申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事之間翫歲愒日苟且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僂文自營以爲智模稜不決以爲能以拱默爲忠純以繆悠爲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見趨事赴功之人則舞筆奪辭以阻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縱締交以附之甚者責之事則身媮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仗節死義之風豈廉恥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歟抑告戒懇惻未能孚於眾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不從朕言罰及



獨身弗可悔 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爲良民之害願  
行者老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爲之罷去保正之役臺諫  
戶部看詳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  
役皆募充其保正甲承帖人並罷請下兩淮路權依此  
給直募耆戶壯丁從之 戊寅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  
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于未然之前臺諫則救  
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  
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  
外雖事之至微少有未當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  
事 左僕射陳俊卿罷虞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

國以陵寢爲請俊卿面奏以爲未可復手疏言之允文至是復申前議一日帝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于荆棘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耻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日厝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

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  
事繼卽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以觀文殿大學  
士出知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修政事以復仇讐  
泛使未可輕遣其後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召辛棄疾  
入對延和殿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  
晉漢人才持論勁正不爲迎合佗九議并應問三篇美  
芹十論獻於朝言順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  
要害甚備以和議既定不行 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  
內多亂任得敬其外祖也捍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  
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得敬嘗

遣使至蜀既而知宋不足恃閏月庚辰脅仁孝上表於金請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嶺地封得敬自爲國金主以問宰臣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日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爲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自當故守今茲請命事頗乖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得敬懼仁孝乃謀誅之 壬午詔廣東判劉凱特降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賊凱以失舉坐罪也造

前知潮州以賊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  
又前知橫州皇甫謹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  
州 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所請使求陵寢地  
及夏定受書禮初紹興約和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  
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  
榻受書以授內侍及再和仍循其例帝頗悔之至是虞  
允文議遣使帝問誰可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邊以  
語燾燾曰今往金必不從不從必以死爭之是丞相殺  
燾也夏召成大告之成大卽承命臨行帝謂之曰卿氣  
宇不羣朕親加選擇聞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曰臣已

立後爲不還計帝曰朕不發兵敗盟何至害卿嚙雪餐  
匭或有之成大請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兵  
部尚書黃中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  
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  
心且敵人正以此而窺我矣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言  
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南侵供輸未有息期將帥  
庸鄙類乏遠謀孰可使者臣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  
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失之如其不許  
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  
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

戲若必須遣使則請欽宗梓宮差爲有詞詔以良祐妄  
興議論不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改信州 癸巳以梁  
克家爲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 己亥臣僚言方今重  
征之弊莫甚於沿江如蘄之江口池之鴈汊自咎號爲  
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泝流  
而上至於荆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  
之虛喝宜征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騷擾不一  
請行下沿江諸路監司嚴行禁革及刷沿江置場縣併  
處取旨廢罷從之 壬寅詔江東諸郡多被水漕臣黃  
石不卽躬親按視可降兩官 癸卯詔建康太平被水

縣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 甲辰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謚簡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立朝審諤仕宦五十五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是月置舒州鐵錢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爲額 六月丁卯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棻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并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于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帝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



猶以底于成帝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 癸酉置蘄州蘄春監黃州齊安監鑄鐵錢

乙亥趙廓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諭州兵須以正兵夾習帝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正兵同赴功 張栻上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于彼則於大義爲屈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戰之日今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

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  
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先是棻見帝帝曰卿知敵  
中事乎對曰不知也帝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日起棻  
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  
何事棻曰比年諸道歲饑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  
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  
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 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放  
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竝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者  
杖之仍償其直 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  
爲額從州人之請也 甲午臣僚言省官不如省事古

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望博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爲更革事旣漸簡日多閒暇則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從之 丙午權戶部侍郎王佐言今之戶部卽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爲割戶部經常之費爲別庫椿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柜收括貴造成簿籍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遺積

剩數除量畱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  
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體形  
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誤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  
籍陸之望同措置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